

821
2770

未
婚
夫
婦

黎鳳 胡征
李 南 力 著

· 光華書店發行 ·

未
婚
夫
婦

著 者

黎 風 · 胡 征

李 南 力

出 版 者

光 華 書 店

發 行 者

光 華 書 店

· 各 地 ·

· 版 權 所 有 ·

不 准 翻 印 ·

WEI HUEN
FUFU

一 九 四 八 年 在 哈 爾 濱 印 造

初 版 發 行 五 千 册

H. No. 126 0001—5000

目次

黎風

未婚婦夫……………一

大柳莊記事……………二四

李南力

不屈……………四九

胡征

團圓……………七八

蓋絲帶……………九五

敵人看這去處好，能控制周圍的村莊，就在這裏安了個大據點。

這村有個好閨女，她叫艾艾。這年才十八歲。村裏人公認這閨女頂有出息，論模樣是村裏第一名。細細的，高高的，手巧心靈。年青小夥子就不敢見她，見了她，回去就睡不着覺。抗戰前是這樣子；日本人來了，戰爭起來了，自然就少了這種心緒。別村人也知道這村閨女的好處。人們都亂傳說，這閨女是個天仙女。

現在她家只剩兩口人。就是她娘和他自己。日本人沒來的時候，她就許給了當村窮戶張來水，這兩家都是外來戶——山東人。人們都說，閨女許給了張來水，是她爹娘做了件漂亮事。來水這孩子比閨女大四歲。最有出息，衆人都把他看到眼裏。來水因家窮，戰前沒娶起這閨女。事變後，來水就加入了共產黨，後來就在村裏領導工作。現在他是這村的村支書，支撐着村的一百多口人。他不能娶她在家。

七月初頭，月亮在老遠處一棵杉後面出來了，又大又亮。那樹還沒有月亮大。那棵樹活像是一隻柞枝，插在一面大圓笠前面；比月盤上那棵花柳樹更黑，更顯亮。月亮就離開這棵樹，悄悄起來了。遠處靜得很，近處也靜得很。進秋的天氣，這功夫就格外涼快。

艾艾娘趁着月亮，到鄰家借了一簍竿高粱，家來煮糧食。一進屋，就看見閨女坐在

炕頭上蹬跟底，給人家柄鞋底。低着頭，眼紅紅的。她把簸箕輕輕放在炕上，又長出了一口氣。

閨女就問娘：『誰家借的呀！娘。』

娘就說：『西鄰你大娘家。』

『借了多少？』

『她家也實在沒有了，你大娘就挖給咱了兩碗，說先吃着去吧，等有了再說。唉！年景賤！日本在村子又安了據點！』

閨女低了頭，紅着眼說：

『娘呀！我越想越害怕！』

娘說：

『兒啦！害怕有啥法？年時，你爹叫日本給挑了。自那以來，咱家就沒了男子漢了。你女婿也成天忙的馬不停蹄，爲村子大事，他不能來顧你，你也知道，誰叫咱逢着這年景來？等把鬼子打走了，他準來娶你。』

閨女蹬着腿，說：

『我說娘呀！你怎麼又提他！我不是說過不叫你提這個麼？你真是！我不是說這一個，孩子不是個糊塗蟲！我是說，村裏姐姐妹妹的，人家早就找着八路軍走了，遠走

高飛了，遙地裏跑着打仗去了，這功夫我可在家裏，受驚受怕的。」

過了一會，娘才說：

「艾！好孩子，怨不着天，怨不着地，只怨娘一時糊塗了俺孩子。這回事，可快把娘窩囊死了。娘就不敢想，一想起來，心就好比刀來扎喚！」

閨女嗚咽着說：

「那功夫，人家走，我說我也走吧，你可把你這個爛閨女看成個血寶貝。不叫那窩，不叫動，尋死覓活的。這功夫，村子安了據點，我看你可把你閨女塞到那裏去！」說着，閨女就哭起來，娘也哭起來。哭了一會，娘才說：

「你成天價光哭！這怎麼了的呀！身子那裏能受住？哭，哭把娘心都快哭死了，哭能有陰用，哭能當槍使？你不知道，孩子哭，娘心裏是種陰滋味！」

過了一會，閨女才抬起頭，使袖大擦着眼，溜下炕，往外去，嘴裏唸唸着：

「這功夫，人家姐姐妹妹，歡天喜地的，在天邊上打仗，我可這個樣！」娘看着閨女滿淚心像叫刀扎。等閨女出了屋，她才像猛然想起要緊事似的，趕緊爬過去，扒着窗櫺喊閨女：

「我說艾艾呀，半夜三更的，你那裏去呀！還不快屋來躺下！」
她從窗櫺裏聽見閨女，在當院月亮地裏，回過身來說：

「娘，不那裏去，只茅子裏（廁所）去去，你放心先睡吧。」

一下閃出去，帶上大門，掛上門掛。在路上，回頭看了看背影，帶着風，一直走了。頓牆根，躲着月亮，她來到了來水胡同口上。這裏很僻靜。正好前面走着來水。他是在石村開罷反搶糧的工作會剛回來。艾艾就趕緊上前趕了幾步，小聲叫來水：

「來水，你住住腳。」

來水一聽是她來了，就住了腳，回身說，

「艾艾？」

一步邁到東牆根，躲了月亮

艾艾說：

「嚦！是我。」

「這時候啦，你還那裏去？」

她走到男人跟前，也躲了月亮，把臉對着牆，說：

「我是來問你一聲，你今黑夜可有功夫吧？」

「你想幹什麼？」

「你看看，這不是咱村也安了據點，俺家憑娘，她顧不了我，我來問問你，你可把我放到那裏呀？」

來水沒說話。過了一會，她又說：

「你還像過去那麼扔着破，往後你就能放心麼，村裏這麼多吃人的！」

等一陣風過去了，來水才說：

「叫我有陰法？我騰不開手去顧你，我天半夜裏回來，半夜裏走。日本賊要是糟蹋你，你就咬死他，和他一堆死了。」

艾艾鼻子一酸，淚骨碌一下滾出眼窩，嗚咽着說：

「我才十七八，我不是男子漢呀！我在世上還等着你呀！」

來水就說：

「真是！閨女家。這年景連這個還不開通！」

艾艾說：

「這個我開通，可是我一個閨女家，害怕呀！」

來水心一動，只歎了口氣，沒說話，閨女上前一步，挨近他，就小聲的說：

「我還有句要緊話對你說。」

來水一轉眼，看見北邊過來五個人，就對閨女說：

「艾艾！」

「嗯？」

『看人來了。』

『你叫我那裏去？』

『快家去躲了，或是扒在塔子根裏等着我！』

艾艾『噫』了一聲，轉身順牆根躲着月亮，村外去了。來水幾步也奔進了家。

那五個人，一色小打扮，很快從這裏過去，一會就來到敵人的住宅門前，站崗的在房頂上拉着槍栓，問他們是幹啥的。他們上前打了個暗號，說是城裏來的，有要緊事。相互問答了幾句，才下來給開門，迎接進去。他們其中一個，是每次都來送要緊信的，他進去見了小隊長西田，遞給他一封城裏青水司令來的信，信上說：叫他今夜無論如何立即把這村一個叫艾艾的閨女，派人給送下去。西田這個灣嘴頭子日本賊，連忙派了十幾個人去抓艾艾。六個是鬼子，六個是偽軍，還有一個漢奸。他們好比一陣黑旋風飛了去，悄悄推開艾艾家門，進去抓艾艾。踢騰了半天，這裏那裏翻了個遍，也沒抓到艾艾。把燒娘打了一頓，沒辦法回來了。

來水家去，對他娘說：明日他要遠處去。他娘說：

『這年景孩子忙，娘知道。可是兵慌馬亂的，你也得騰出個空來，照顧照顧艾艾那孩子呀！她家連個男人也沒有。村里人都替她擔心！』

來水說：

『你看，我能有這種心緒嗎？鬼子佔了咱這裏，天天害咱們。這不是又在咱村安了據點。咱村人死了無記數，死的那變苦清，俺爹，正月裏也叫鬼子給糟塌了。我不下苦工好好工作，趕緊報仇，把這些賊種趕緊收拾了，娘，你說我怎麼能算好孩子？』

娘的眼一紅，冒出幾個淚花。擰了把鼻子，拉起大襟擦了擦，說：

『俺孩子說的也是。什麼都由着俺孩子隨意做去吧！』

來水出來，順着街，出了村，來到古塔子根底。他站了站，四外望望沒見人。只有風在月亮底下，把地裏莊稼吹的幌洋幌洋，幌洋幌洋，薩薩薩，薩薩薩。他小聲叫了聲：

『艾艾，你在那裏？』

艾艾在塔西邊草裏答應着，

『哎，我在這裏。』

她從腰來深淺的蓬棵草裏，露出頭來。頭髮叫草掛的亂哄哄的，臉上還搭拉着一絡，風過來，吹的一飄一飄，她又問：

『就是你一個！是還有別人？』

『這功夫還能是誰！』

她踏着草，往這邊來。嘴裏說：

『可把我等死了！怎麼等也不來。我當是你有事走了！』

『只有今黑夜這點時間了！再要這個樣可就不容易了！』
她過來，來水問她：

『半夜三更的，草裏可怕來吧，一個人！』

『扒在這里比在家放心多了。我沒怕。』

來水把她叫到一塊玉米地邊。躲開大路。兩人坐在草上，來水問她：

『今黑夜你怎麼還對我說那話？』

『什麼話？』

『說殺鬼子，還害怕，還說在世上等着我。』

艾艾的臉一紅，羞的低下頭，沒說話。他又說：

『這年景說這話，不怕叫人家當笑話？』

艾艾好歹抬起頭，臉通紅，說：

『我今黑夜是對着誰說呀！』

來水說：

『往後可不要這麼想了。』

艾艾答應了：

『嗯！我聽你說，再不這麼想了。』

接着他就問她要說什麼要緊話。她說：前五天，她到東鄰張大娘家去借米，一進她家，院裏沒人，一聽屋裏有生人說話。她悄悄過去，扒着窗戶一看，是據點裏那個大夥都知道的漢奸，正給二黑一把手槍。她再也沒敢看，就扭頭出來了，米也沒借成。她說：『我接着來找你，找了幾趟，都沒見你的影。你說他不是壞人麼？我是想說給你，叫你領着人，黑夜抓了他——二黑這害人賊。』

來水笑了一下，並沒大驚小怪：

『這個有什麼出奇？看着就沒走了我的眼色。』

她心裏這才明白了：

『你們男子漢也有這種本事。抓了他吧，槍也許還在他腰裏哩。』

來水說：

『你放心，不出三天，你就聽他哭哭兒吧！』

艾艾往他跟前靠了靠說：

『聽着的，這些血種。』

來水也忘了過去村裏那些舊習慣。年青人就愛這樣。他一把就把閨女拉到懷裏說：

『你說叫我怎麼疼你是好呢？……』

來水這樣，是從小第一次。等天上一顆老賊星，從正北一溜火光直奔正南落下去了，他才小聲叫：

『艾艾！』

『噫。』

『等把鬼子打走了咱就好了。平日可別常想我，別常怨我。』

也奇怪，艾艾不知爲什麼哭了。可沒有出聲。也許是因爲閨女太激動了吧？淚悄悄順嘴角流到嘴裏。她使勁嚥了兩口淚，答應說：

『我沒怨過你。這個我開通。可是我怎麼對付那些日本賊呀？』

來水看了一下說：

『你哭了？』

『我沒有。』

『臉上那來的濕？』

『露水吧。』

『怎麼對付這些日本賊？你沒見過咱嫂子姐妹怎麼對付的麼？』

『她們都和鬼子一堆死了！』

『你不敢那樣？』

艾艾眼窩裏的淚水往男人胸懷裏滴着，說：

『我聽你說，我就那樣。』

這功夫，南邊過來一片大夜風。捲着沙土，呼呼的越過莊稼，直奔他們撲來。來水就解開懷，把艾艾的頭包在衫子下，摟在懷裏，護起來。他也把臉埋在艾艾背上。等風過去，艾艾就把臉，緊緊對着男人胸膛，輕輕喘氣。風過來，把他們旋的一搖一搖的，揚了他一脖子土。在風裏他說：

『好大膽啊！』

等風過去，他們才踏着露水上路，往回走。在路上，來水說，到明日一打早，叫她到黑虎口送封要緊信。他說村裏游擊隊，能靠住的人，明日都有要緊事，實在騰不開身，叫她裝着走親戚，到黑虎口走一趟，只二十里路，閩女家當天打來回。倒那裏把信交給村西頭，馬黃義大叔就行，馬黃義叔叔也認識。什麼事，信裏都寫着。把信交到了，就完成任務了。她笑着接過信來。說：

『鷄叫三遍我就起身。』

來水再三囑咐她，路上小心把信藏到那裏，到那裏怎麼交法。又說，萬一出了事，死也不能叫敵人把信得了去，要了緊，就把信吃了。她都一一答應了，說叫他放心，她

管保能完成任務。來水高興的了不得，又囑咐她記着別對人說二黑的事。

艾艾把來水的話，都聽在耳裏，記在心裏。說叫他放心，閨女不是個糊塗人。到村口上，閨女往南，男人往北，各走各的去了。

閨女一家去，她娘就抱着閨女，心呀，肝呀，哭說開了：

『賤呀！俺孩子打那裏回來呀。快塌了天了，你知道吧？要是俺孩子在家裏，俺孩子就沒啦。就叫日本賊搶着走啦？』

她就把剛才日本賊來家搶閨女的事，給閨女哭訴了一遍，接着就叫孩子今黑夜先到西鄰大娘家躲躲，明日再說。娘給閨女抱着被子，吹了燈，正想走，忽聽大門呼隆一聲，竄進來十幾個人。原來那夥賊又來了。

娘一聽又來了，就忙推着閨女小聲說：

『甕裏頭，甕裏頭快藏起來，快！』

連忙又朝着外頭喊叫：

『誰呀！半夜三更的，又來俺家。陰事呀！』

閨女剛走近甕根，誰知那個漢奸把窗紙吃楞一聲撕破，用電棒子對着滿屋照起來，忽閃忽閃的：

『這不是大閨女，快！快！快！』